



黑暗之魂

韩国分断小说选

〔韩〕尹兴吉等 著

金冉 译 / 任明信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暗之魂

韩国分断小说选

〔韩〕尹兴吉等 著
金冉 译 / 任明信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之魂:韩国分断小说选/(韩)尹兴吉等著;金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ISBN 7-5327-3458-7

I. 黑... II. ①尹... ②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265 号

本书根据尹兴吉等作家的作品译出
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09-2004-519 号

黑暗之魂

——韩国分断小说选
〔韩〕尹兴吉 等著
金冉 译 任明信 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cwc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3458-7/I·2001

定价:21.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走在历史的前面

(代序)

韩国文学史上的“分断文学”概念,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统一文学”,对此尚无明确的概念定义。其实,对分断文学的范畴和划分时期,理论家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分断文学是表现朝鲜半岛南北分割的历史与现状的文学。批评家任轩永认为,从朝鲜半岛“8·15”光复^①后开始的南北分割的时期内,以克服朝鲜民族的所有矛盾纠葛和痛苦为己任,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的所有文学行为,都应划入分断文学范畴之内。而韩国批评家赵勇汉(音译)则认为,在光复后的文学中,探求民族分离的原因,表现因分割而带来的伤痕和痛苦等的作品,才能划入分断文学。也有批评家把后来出现的通过克服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为实现民族统一而创作的文学,称为“统一文学”。这类作品以批判性的目光省视过去在冷战中的意识形态,作品倾向于实现民族和解和统一。所以,从这一观点来看,“统一文学”或者“分断文学”都必然和民族文学有关。文学理论家吴世英认为,无论统一文学还是分断文学,都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学的一个实践性的暂定性的概念。这里说实践性,指的是统一文学和分断文学都是实

践民族文学的具体方式；暂定性，是指它们都不是永久性的概念，是特定时期里出现的特定概念。因为假如朝鲜半岛实现了民族统一，它们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学，源自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民族独立运动人士首先提出了民族文学的口号，也称之为“民族主义文学”。在韩国文学史上，“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争取独立的文学；把民族的永久性加以形象化的文学；反外国势力、反封建的文学；克服民族分裂促进民族统一的文学。

分断文学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它和民族主义文学一样都是民族文学的一部分。由于韩国是单一民族，所以这类民族文学往往又可以称为“国民文学”。不过，国民文学经常容易和国家主义文学发生混淆。前者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的民族文学，后者则是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文学。

所以，对分断小说的定义应为“以对南北分割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或者以分割的现实为背景创作的小说”。

从广义上来看，廉想涉发表于1948年的《晓风》，以及后来出现的《广场》(崔仁勋)、《霖雨》(尹兴吉)、《智异山》(李炳注)、《韩氏年代记》(黄哲暎)、《阿贝一家》(全商国)、《太白山脉》(赵庭来)、《英雄时代》(李文烈)等作品，都可以划入分断文学的范畴之内。

直接体验过刻骨铭心的战争惨相、经历了战争疯狂的这一代小说家们，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战争和人类。面对战争的残酷

① 指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民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和人类的疯狂,作家们不停地追问人类存在的根本理由,使人生的无意义、虚无、绝望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背景。也有评论说这类切身体验和经历为韩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动力。

韩国分断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以写实主义为基调,深刻反省那段同族相残的疯狂历史,批判人性黑暗的一面,思索人类生存的困境,同时普遍表现出了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纠葛,探索如何实现民族统一大业的意图。在艺术手法中融入了意识流、颠倒时空顺序等现代派手法,真实地再现了现代人细腻的心理活动。

韩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允植先生曾撰文说,分断文学创造了这个国家一代文人的以人为本主义文学。分断文学也是南北分割所结出的苦涩之果。他特别指出,被评价为经典作品的《广场》(崔仁勋,1960)、《霖雨》(尹兴吉,1973)、《阿贝一家》(全商国,1979)等这类尖锐剖析民族分裂的原因、反省战争和朝鲜半岛分割现实的作品,均发表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最恶化的六七十年代。

因此可以说,在韩国文学走在了历史的前面。

尹兴吉的《霖雨》发表于1973年,描写了一个家庭在战争漩涡中的悲剧、矛盾与和解。叔叔是游击队,舅舅是国军,这个家庭的悲剧可以看作是因为南北战争和朝鲜半岛分割而导致的整个民族的悲剧。引发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间的意识形态对立。

尹兴吉的作品带有彻底的现实主义基调,他对现代历史和时代的矛盾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同时,他以一种细微而温和的

目光观察日常生活,擅于捕捉人类的深层情感。《霪雨》发表于70年代,是作家对“6·25”^①朝鲜半岛战争和离散家属问题进行的痛苦而深刻的思索。他在小说中没有把笔触仅仅停留在对战争悲剧的描写上,而是把和解和矛盾加以形象化。

这个中篇小说是以“我”(小学三年级的少年)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奶奶和外婆。但是“我”的叙述语言和视角并不是孩子的,而是作家长大后一边回忆一边叙述往事。所以,小说的内容是通过二重视角展开的。这种二重视角使悲剧色彩更加客观化,进而增强了抒情效果。小说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蟒蛇”的象征。“受到诅咒的人死后将变成蟒蛇”,韩国传统的巫术信仰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迷信层面上。对于失去儿子的奶奶和外婆来说,突如其来的蟒蛇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必然性的结果,也是超越迷信的确凿证据。那是被混乱的历史驱赶着的不幸的灵魂,是再现该受诅咒的民族相互残杀的受害者的象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两位可怜的老人的悲伤,那条蟒蛇作为悲剧的受害者活生生地向我们走来。作品把结局处理成:闻到奶奶的头发烧焦的气味,悲剧的受害者——蟒蛇才消失。这反映出作家的观点:“只有人类的心在跳动,历史才能平稳地继续。”

全商国的《阿贝一家》发表于1979年,作品旨在传达恢复战争创伤的意志和战胜悲剧命运的精神。作品发表后,曾在韩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因而成为作家的代表作。小说的第一部分描写战争后遗症的受害者金振浩(间接受害者)的过去和现状;第二部分以妈妈(直接受害者)的手记形式,直接描写了残酷野蛮的战

① 指发生在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

争年代;第三部分描写金振浩寻找同母异父的哥哥阿贝的故事。

主人公在看到妹妹遭到轮奸时,便联想到妈妈当年在战争中遭到性暴力的往事,因而产生了不能忘却历史的念头。所以,他踏上了返回故土寻找同母异父哥哥的路途。他把阿贝看成是荒野上深深扎下根的树木,自己永远也无法摆脱生活过的被贫困和犯罪包围的肮脏的地方。通过这一作品,说明人永远摆脱不了过去,摆脱不了历史事件以及联系着他的社会关系。

“6·25”战争一直是全商国关注的题材。他在现实和历史的时空中往返穿梭,小说注重回转式结构和探求事物的深层意义,深刻再现了因这场战争而导致的失乡感和寻根意识。《最后的牧人》发表于1994年,以济州岛“4·3”事件^①为背景,刻画了一位带着战争精神创伤的孤独的老牧人。作为一个人,他的梦想在历史和现实面前无力地破灭了。

小说用第三人称叙述描绘了一位老牧人的一生,刻画了一个想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人,他的梦想在历史面前经受了許多挫折,显得那么无力。他的梦想在国家一分为二的现实以及工业化过程中悲惨地破碎了。作家通过批判人类的欲望和自私,向历史提出了疑问。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

玄基荣早期小说的背景都与1948年济州岛“4·3”事件有关。但是他所要反映的不是因观念冲突而起的事件本身,而是揭示那些经历了屠杀和暴力的无辜的济州岛民直到现在还未愈合的伤痛。作品以济州岛本土人的视角,再现了济州岛背负

① 1948年4月3日发生在济州岛全岛上的武装暴动,后发展为游击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完全平息。暴动由左翼势力掀起,以反对南朝鲜单独选举、反对成立南朝鲜单独政府、反美、反警察、反右翼西部青年党为口号。

的精神创伤,给文坛带来了深深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的这类“分断文学”,通过揭露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含蓄地探索了民族分裂的原因及其悲剧意义。

李沧东的《烧纸》发表于1987年,作品把直接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人对战争的体验和未经历过战争的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对战争的感受加以对比。未经历过战争的儿子和孙子看待战争的视角都带有非批判性的倾向,他们一开始不了解母亲所体验过的战争悲剧,但是通过母亲,他们认识了战争的悲剧,以及战胜伤痛的意志。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战争悲剧的直接体验者和战后一代人的矛盾,并思考永远不能忘却这场战争和民族分裂的悲剧。同时,作品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在当时韩国社会里,那些曾跟左翼有关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因受到牵连而备受歧视和排斥的社会悲剧。

林哲右的《爸爸的大地》发表于1984年,是作者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充分关注了韩国社会过去和现在的意识形态,用批判性的视角,刻画了与分断体制和光州抗议事件^①等政治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物,讲述他们在当时的暴力面前如何毁灭的故事。他的小说叙述的暴力,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现在和过去、个人和社会、现实的苦恼和实践之间复杂的问题,这些永远是他不断洞察和探索的对象。小说揭示了现实的暴力和历史的暴力、个人的毁灭和社会不道德之间的关系,试图尽早消除分割现状和光州抗议事件等悲剧性的原罪。

林哲右曾经亲身经历过韩国光州民主运动。他的作品用抒

^① 光州抗议事件:1980年5月以光州广域市为中心暴发的市民要求民主化的抗争事件。以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抗议示威队伍要求解除戒严,实现民主化,与全斗焕政府的镇压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据事后1985年政府发表的调查,当时的一连串事件中死亡191名,重伤120余人。

情的笔法讲述故事,虽然主题严肃而沉重,但读起来并不觉得压抑。他的作品关注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和光州民主运动留下的精神创伤问题。

金源一的《黑暗之魂》发表于1973年,是作家以自己的童年记忆创作的短篇。主人公的父亲作为知识分子于1949年从事左翼运动时,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杀害。作品以父亲遇害当天晚上的一段时间为背景,通过一位少年天真无邪的眼睛,揭露同族相残的悲剧,真挚地追问招致这个家庭破裂的原因是个人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作家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只是通过一个少年的心理活动来探索答案。这个少年一边回忆父亲生前的往事,一边在新的恐惧中战栗,同时又必须鼓起勇气克服接踵而来的各种生活困难。小说表达了人民一定要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的积极态度。这部作品在韩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文求的《日落西山》发表于1972年,是系列小说《冠村随笔》中的一篇。作家以童年生活过的韩国忠清道大川为背景,连续发表了八个短篇,后结集出版。这八篇小说为《日落西山》、《花无十日》、《行云流水》、《绿水青山》、《空山吐月》、《关山当丁》、《与谣注序》、《月谷后夜》。

《日落西山》用浓浓的乡愁编织起曾对形成“我”的人格产生巨大影响的爷爷的形象,以及童年的故乡风物。

作品从单纯反映在压迫和歧视中挣扎求生式人物的传统小说模式中摆脱出来,努力寻找已经无法找到的昔日故乡,刻画了具有典型的朝鲜人特征的祖父和因持有过激的左翼思想而牺牲了的爸爸,以及在他们的阴影下作者度过的不幸的少年时光。通过作品,可以窥视到当代韩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断面。展现了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的矛盾冲突和农村瓦解的过程。

小说用随笔的散文体写成,并用忠清道特有的方言和第一人称独白式文体,把读者引入暖融融的叙述氛围中。

李文求在韩国文坛一向特立独行,他的小说语言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和晦涩难懂的汉字语,韩国国内甚至出版了《李文求小说用语词典》,但他的语言又被认为是最有味道的韩国话。为他带来广泛声誉的代表作之一的系列小说《冠村随笔》,通过回忆的写作手法,用方言和俗语捕捉了已消失的和正在消失的故乡传统的风物和情感,描写了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可以说是对已经消失了的传统世界的吟咏。

徐基源的《暗射地图》发表于1965年,描写了韩国青年因战争导致精神崩溃,表达了作者想治愈战争创痛的愿望。

作品描述了共同拥有一个女人的两位五十年代韩国青年的内心世界,比同时代的小说更纤细而深刻地刻画了战后青年颓废的精神世界。这两个男子是共同浴血奋战过的战友。金亨男退伍后寄居到了朴相德家,对朴相德的同居女友崔润珠由怜悯而生爱心。朴相德利用了这一点,撮合两人同居。小说再现了经历战争创伤后处于极度贫困和空虚中无法自拔的五十年代韩国“战后一代青年”,在爱的冲动、体面、怜悯和友情之间理不出头绪的困境。在战后一代青年的内心世界里,冲动和理智、欲望和伦理不断地冲突搏斗。使人看到无论是美、欲望还是本能,都吸引着生命的延续。作品在探求人类生存的意义中,表现了作家敏锐的感知力。

本书收录的八篇小说,除两个中篇外,其他作品均以发表时间为序由后向前排列。

金 冉

2003年10月于汉城



目 次

走在历史的前面(代序) / 001

最后的牧人 玄基荣 / 001

烧纸 李沧东 / 020

爸爸的大地 林哲右 / 045

黑暗之魂 金源一 / 067

日落西山 李文求 / 091

暗射地图 徐基源 / 134

阿贝一家 全商国 / 156

霪雨 尹兴吉 / 230

译后记 / 287

最后的牧人



玄基荣,韩国著名小说家。1941年出生于韩国济州岛,毕业于汉城大学校师范大学英文系。结束了20年的教育生涯后,现专事创作。任季刊《创作和批评》的编辑顾问。1975年在《东亚日报·新春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爸爸》,并开始登上文坛。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顺伊叔叔》(1979)、《柏油路》(1986)、《最后的牧人》(1994);长篇小说有《啁鸣在边防线上上的鸟》(1983)、《乘风的岛屿》(1989)、《地上的一只勺子》(1999);随笔集《为了年轻的大地》(1989)。1986年得到第五届“申东晔创作基金”资助;1990年获第五届“万海文学奖”;1994年获第二届“吴永寿文学奖”;1999年获“韩国日报文学奖”。

玄基荣早期小说的背景都与1948年济州岛“4·3”事件有关。但是他所要反映的不是因观念冲突而起的事件本身,而是揭示那些经历了屠杀和暴力的无辜的济州岛百姓直到现在还未愈合的伤痛。玄基荣的创作主要以故乡济州岛

为题材。他的作品除了《最后的牧人》外，还有如《顺伊叔叔》、《山脊上的乌鸦》等，通过济州岛本土人的视角，再现了济州岛背负的精神创伤，给文坛带来了深深的冲击。

斜坡上的火山口东北侧，平缓的倾斜面上俯卧着一座低矮的旧坟。村公共牧场的牧人高纯万老人，坐在坟边等他的朋友。

浅浅的喷火口呈马蹄铁形状，朝西南方向敞开。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大大小小的丘陵，全都尽收眼底。这座坟墓，既是放牧时观察牛群移动的好位置，也是很不错的避风处，所以他经常到这里来。如今牛群都赶到了海边，只留下在火山口里吃草的那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前天是小雪，也是放牧合同期满的日子，签了契约的牛主都上山来把自家的牛带下山了。只有玄泰文昨天和今天都没出现，不知是有急事还是忘了日期？或是身体不舒服？

老人等得实在无聊，困意便如潮水般涌来。刚迷迷糊糊小睡一会儿，云彩的影子一掠过去，他就立即睁开眼睛。都说人老了觉少，可近来只要一坐下就犯困。就在几天前，他端着饭勺吃着饭就睡着了，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这会儿，老人又困了，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火山口内很暖和，他在惬意的小憩中，能感觉到阳光暖洋洋地笼罩住膝盖。他这样小睡了一会儿，突然被什么人的呼唤声惊醒了。他抬头朝远处张望，可是周围空无一人。牧场里幽深的小路上空空荡荡的。刚才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喊他。如果这次也是幻觉，这声音也太清晰了：“哎，纯万……”分明就是泰文的噪音。老人掏了掏耳孔，歪起头来细听。这家伙不跑到这儿来，总喊我干什么？也许他病了？在十



九名雇主中,他是唯一住在外村的。上次准备越冬干草时在牧场见到了他,看他身体很瘦弱。是不是又因为咯血病倒了?那次用镰刀割草,他一闻到浓烈的草味儿就吭吭地咳个不停……割草的时候擦到一条蜥蜴,腰都断了。他说蜥蜴对肺病有好处,当场“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当时的模样现在还栩栩如生。

除了摇曳的草叶声中隐约传来的铲车作业声外,田野依然沉浸在无尽的寂寞中。山坡那边栎树林里蘑菇地里的电锯声也静了下来。看来民夫张氏打理了一年的活计后,也下山回村里去了。他跟红杏出墙的老婆吵架吵烦了,连半个月才一次的休息天也不回家,一大早就泡在酒里胡言乱语耍酒疯……那位每个星期天都爬上山来说是拍摄草原风景的摄影师小伙子,一星期前也向他告别下山了。他们约好来年春天再见。

太阳已经过了中天。落在身上的阳光暖洋洋的,一点儿也不像初冬的天气。蜂鸟群聚集在光秃秃的灌木丛里,舒展开羽毛,享受着阳光的温暖。一只鹰高高翱翔在清澈的碧空里,像是飘浮在缓缓流动的漩涡中的一片落叶,盘旋出一个个圆弧。不时有云彩把云影投在草地上匆匆掠过。无论是原野还是山坡上都长满了野草,所以遍地都是放牧的牛群。这几天工夫,各个牧场都像用扫帚扫过一样,牛群不留痕迹地消失了。眺望着空荡荡的草原,老人的心像是穿了孔,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怅然长叹。

又过了一季,初冬特有的炫目的阳光在不停地晃动,正在枯萎的生命在显示最后的美丽。灿烂的金黄色草原和山坡上,每当云影掠过时,像降了霜似的白色紫芒花丛,就像聚集力气在做最后喘息似地忽明忽亮。老人把视线投向火山口,那儿有两头牛在孤零零地啃草。风力不强的泉眼附近,还留有一点儿绿意。

可惜那点儿绿色也将在干燥的北风吹拂下被抹去了。泉水已经干涸了,牛群要到山坡那边远处小水沟形成的水洼里饮水。聆听着掠过火山口上空的那凄清的风声,老人回想着虚度了的秋天。

北风是从中秋时分开始吹起来的。风一吹起来,曾经给农作物带来冷害的霪雨季节的乌云,被远远吹到了海上,晴朗的天气一直持续着。天空湛蓝清澈得一点儿瑕疵都没有,这是一个山坡的棱角都清晰显露的节气。照相的小伙子说,这天气对拍摄山坡来说太合适了。每个星期天他都到牧场来。汉拏山地势较高,风总是吹得很猛烈。小伙子沉浸在被风吹得似波涛翻滚的草地风景中,他独自在原野上四处游荡的身影,非常鲜明地映入人的眼帘,犹如水面上一条露出背鳍翻动水花的小鱼。

鸟儿在北风中鸣叫,声音响彻湛蓝的碧空。晶莹的草籽早早地熟了。在熟透的草籽爆裂前,各个牧场的牛主们纷纷上山准备越冬的干草。女人们跟在后面来采蘑菇。他们走后,草原重新恢复了寂静。在寂静中,能听到成熟的草籽爆裂的声响。

在北风不停地吹拂下,草原渐渐干枯了。因为空气干燥,鼻孔里都结了痂。蕨菜丛最先枯萎了。在风的梳理下,草叶渐渐变成了黄褐色。草蜘蛛卷起草叶裹紧自己,把屁股插在土壤里排卵。蚱蜢在草地上有气无力地摇晃。乌鸦们追逐着纷纷倒下的蚱蜢群。

北风吹个不停,连地底下都干燥了。泉眼里的水流像细丝一样越流越细,凌晨的雾不再弥漫了。夜里的空气越来越凉。冻伤的脚趾和烫伤的右脚底感觉越来越迟钝时,降了第一场霜。那晚,两头牛披着白白的冷霜,不安地踩着蹄子。老人躺在放牧帐篷里无法入眠,整夜辗转反侧。从那天起,他就常常半夜醒



来，睁着眼睛守到天亮。这样的夜晚，他就披着星光在牧场里徘徊。风仿佛摇曳天空，星光也呼吸似地起伏晃动。

冰冷的白霜降下时，草地上的变化太明显了，黄褐色迅速覆盖了草绿色，再也闻不到松树林里飘来的浓烈的松脂味儿了。五天前，降了第一场雪。为了吃足长膘，曾经勤快地奔走在紫芒丛里的獾，也都钻进地洞里冬眠去了。如今只剩下火山口里面的一点儿绿色和两头牛。

干瘦的老人胸膛里热辣辣地涌上一股悲伤。夏季浓绿的草地上星星点点的牛群，在正午排成歪歪扭扭的长队，来到泉眼边喝水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牛群就像是草原上流淌的黄土色的小河，耸立的牛角几乎像一片斑驳的树丛，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金色的牛蝇成群结队围着牛群飞舞……隐约而深沉的忧伤唤起了一股生气，老人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那个小伙子的娃娃脸突然浮现在眼前，真特别想见一见他。是啊，在那幅只有风、野草和牛群构筑的风景里，那个年轻人某一天忽然出现了。老人长时间生活在牛群里，几乎像牛一样不会说话了。可是那个年轻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年轻人的脸被草原上干燥的风吹得红通通的。说自己是在市政府宣传室负责照相的，一般星期天才上山来。有时为了拍摄黎明和黄昏的风光，他就周六下午上山，在老人的帐篷里住一宿。

有一次，一头母牛在泉眼边喝水，一头公牛猛冲过来。小伙子当时正在旁边，他慌忙举起相机瞄准。没料到母牛被撞得一头栽倒在水里，不仅他空拍了镜头，连公牛烧得火钳般通红的生殖器，也无可奈何地落空了。小伙子狼狈地挤了挤眼，那模样真的太可笑了。他也落得跟鲁莽的公牛一样的下场。“哦哈，你也放空炮了，哈哈。”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老人就忍不住独自